

國學小叢書

晚周諸子經濟思想史

熊
廌著



著者 熊 寤
編者 王 雲 五

國 學
小 叢
書

晚周諸子經濟思想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
第一版

張

四一三七上

國學
小叢書

晚周諸子經濟思想史一冊

(36703)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函費

著者 熊 謨

主編者 王 雲 五

發行兼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章德宜)

序

乙丑之夏。余竟業成均。曾提中國經濟思想史一編。計六十餘萬言。其時赤眉遍地。恣戮異己。懼羅文禍。悶而未宣。后學稍進。任飽蟲鼠。余兄崑山憫其曾費辛勤。敝帚足珍。勸付坊間。流傳通邑。意至懇篤。情艱厲卻。惟時遘喪亂。角涯流離。命雖瓦全。橐多放失。整齊全部。尙須時日。茲先災梨。餘期代瓜。戊辰孟冬邵陽熊寥自識於新都。

目錄

第一章	導言	一
第二章	諸子思想之考原及其勃興之故	九
第三章	道家思想	一四
第四章	儒家思想	三六
第五章	墨家思想	六四
第六章	法家思想	八八
第七章	晚周思想補遺	一六五

晚周諸子經濟思想史

第一章 導言

經濟之定名。經濟之名詞。在英語爲 *economy*。其義原訓節儉。夫欲節儉。自不得不有度量分界。以修齊身家。俾條理井然。故且涵有事物之秩序之意。今試尋繹 *economy* 之語源。實出於希臘語之 *oikos* 與 *nomos* 之二語。*oikos* 乃家字之意。*nomos* 乃法字計字之意。合而爲家法家計之義。後冠以 *political* 之名稱。由小而大。推用於團體及國家并社會各方面矣。至經濟二字。其在中土之古義。考易之屯卦有云。君子以經綸。繫辭有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之句。周禮天官云。太宰以經邦國。註云經治也。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註謂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詩大雅云。經之營之。要之經字用於動詞。其意爲治。用於名詞。其意爲治道之常則。而一致整理秩序等

意。亦自包之。濟與齊通。與整諧調和等同意。故經濟二字運用。與 *economy* 之原旨不違。惟後來多

以此爲治國平天下之意。如史稱王安石「以道德經濟爲己任。」宋史王安石傳。李觀謂「經濟之士必

先富其國。」

直講李

及清廷制舉之經濟特科。清末自戊戌政變後。改科舉之論。盈天下。均謂所習

之例。由內外大臣保薦。通曉時務者。試以策論。謂之經濟特科。涵義實與近時之社會科學同周。周義出用以詰 *economy*。不免過

泛。於是有擬名曰計學。或生計學者。考說文。計。會也。算也。從言從十。徐曰。十者物成數。會意。左傳士彌

牟營成周。計丈數。禮內則。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註。書謂六書。計謂九數。則計學卽 *mathematics*。以計學詰 *economy*。謬誤之至。至譯 *economy* 爲生計。係源白樂天約俸爲生計之詩。乃民

生國計之節略。書在陳。惟民生厚。左傳云。民生在勤。荀子云。明主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

上下俱足。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荀子之國計。義涵民生。則生計似重。寧譯 *economy* 爲國

計。然近儒研此。早越邦域。而以世界爲的。故國計二字。顯示範圍。亦未爲得。夫約定成俗。標異滋誤。則

經濟一詞。既非羌無意義。權仍舊貫。烏可厚非。

經濟思想史與經濟學史及經濟史之關係 一科學之名而含有「經濟」與「史」兩辭者有三

經濟思想史與經濟學史及經濟史之關係 一科學之名而含有「經濟」與「史」兩辭者有三

焉。經濟史又嘗稱爲產業史居其一。餘則爲經濟學史與經濟思想史。就工商各業以及其他經濟現象而述人類生活之歷程者。是謂經濟史。就人類思想而述其於經濟事實與經濟勢力之變遷者。是謂經濟學史及經濟思想史。

經濟學史與經濟思想史之混淆已久。故其名學上之區辨。每爲學者所忽視。夫學史重在論有系統之分類知識。思想史乃以各時內經濟觀念之分析結合及組織爲限。否則巴比倫人已有利息與典質之觀念。腓尼西亞人已有商業與匯票之思想。希臘人已有分功之論著。述歐西經濟學史者。果始諸上古期乎。必不然也。然述經濟思想史者。則不能不始諸上古期矣。原始經濟思想。雖無系統。已具觀念窮其根源。究其發達。乃事經濟思想史者所不可忽也。

人類思想。每隨其境遇爲轉移。故某時經濟思想之發生。必其時經濟狀態造成社會環境有以致之。然則研究經濟思想。勢不能不明各時代之經濟事實與其變遷之跡。昭昭然矣。反之。一時代之思想學說。往往足以左右社會之傾向。而經濟制度若政策。爲之改易者不少。故研究經濟史者。時亦須注意經濟思想史之探討。綜之思想爲時代之產物。而一時代之經濟事實。又時爲思想所左右也。外此

尙有不能已於言者。環境與思想雖互爲因果。而雙方所被之影響及程度。則未必同。譬之某種經濟思想之初創也。與其時之經濟狀態。雖可一致。第特爲矯正時弊。而持相反之論者亦有之。此宜熟察各方面。不容稍忽。

經濟思想史之種類及本書之分卷 經濟思想史有限於一國一地而加以研究。以明其國其地經濟思想變遷之沿革者。有限於數國之經濟狀態。加以比察。以闡究一般經濟思想變遷之沿革者。譬之中國經濟思想史則屬前。歐洲經濟思想史則屬後。故經濟思想史可析爲「特殊經濟思想史」及「比較經濟思想史」二種。又此匪特辨地。亦且辨時。如「秦漢經濟思想史」「唐宋經濟思想史」「十九世紀世界經濟思想史」「近世歐美經濟思想史」等等。皆有時全之誼。而特史尤爲全史之基礎。良以歷史者。雖各爲一體。互具特徵。固不待論。惟世界文明之進步。人類發達之途徑。皆同趨一軌。故國與國之歷史。隨其文明發達之遲速。雖千差萬殊。然甲所經者。或足供乙之參鑑。而乙所歷者。又常爲丙之先例。丙之陳跡。更時爲丁所追隨。畢竟俱爲此進步發達之原則所支配耳。日儒小林丑氏撰西洋經濟思想史。區其變遷沿革。首古代道德說。次中世宗教說。次近世崇金說。次

自由產業說。次保護產業說。最後殿以社會主義說。揆之中土蛻變之跡。頗不如是楚楚。德儒 Roscher 謂「斯密亞丹者。生於經濟學史之中心者也。斯密以前諸家。皆爲斯密學說之準備者耳。斯密以後諸家。皆爲斯密學說之修補者耳。」愚則常以晚周諸子爲中土經濟思想之重鎮。前此之鱗爪。不過爲諸子之驅除。後此之飾釋。不過爲諸子之追隨。故本書雖名中國經濟思想史。實則敘述晚周思想約居其半。此雖似乎不均。然實史實使然。因分本書爲二卷。上起神農訖韓非。下起賈誼訖不佞。中國經濟思想史之資料及其搜集之困難。吾儕欲究中國經濟思想史。其資料當求諸何處耶。以吾所見。區爲二類。其一、學者之著述及言論。此爲個人創造力之完全表現。例如管子老子孔子墨子莊子孟子商君荀卿韓非賈誼董仲舒桓寬司馬遷杜佑李觀葉適呂祖謙邱濬顧炎武黃宗義洪亮吉等。皆有著作傳後。楊朱許行宋鉞陳仲等皆有言論見於列孟荀韓諸書。吾儕將二者爬梳整理。可以察其思想之脈絡或一斑焉。其二、政治活動之遺跡。經濟思想與哲學思想不同。哲學思想爲學者所獨有。其發表之形式專恃著述。經濟思想什九與實際行政相接觸。一有機會。則不惟坐而言。直將起而行。故凡有主張有設施之政治家。例如周公管仲商鞅馮繆弘羊王莽劉晏陸贄王安石張居正

之流。無論其人爲賢爲不肖。其事業爲成爲敗。要之其關於政治上之設施。皆其思想之現於實際者也。故此等人之傳記。實斯學主要資料之一種。此外歷代詔令奏議以及省府縣志等。亦可博觀約取。藉資佐證。而二十四史九通圖書集成之食貨諸門。尤爲此類史料之總彙。至於一絲一縷。散在羣籍者。實難枚數。且非費極大之勞力。不能搜集完備。非有極銳敏的觀察力。時復交臂失之也。

古書文字深奧。簡冊脫譌。治之甚難。語其大略。共其數端。(一)古書多亡。韓愈曰。『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送王垣序漢志著錄孔門弟子書。尙有數家。今皆不存。儒家如此。他家可知。(二)古書多僞。如

今存之鬻子文子關尹子尉繚子等書。皆後人僞造。卽列子商君等書中。由後人加入者亦多。(三)古書多殘闕。如墨子原有七十一篇。莊子原有五十二篇。漢書藝文志今墨子僅存五十三篇。莊子僅存三十

三篇。其他類此者正多。(四)古書多雜合。柳宗元謂『文子書其混而類者少。取他書以合之者多。』

辨文余謂諸子書中。皆有此病。如管子書內有道家之說。晏子書內有墨家之論。(五)古書存者多難

讀。如管子大匡篇『兄與齊國之政。』舊註不知兄卽況字。遂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此借字之誤人。莊子讓王篇『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舊註不知從下脫一之字。有呂覽淮南可證遂誤以神字絕句。此說

字之誤人。宋本老子「天大地大人亦大。」

並有許氏說文爲證。

「今通行本皆誤作天大地大王亦大。」此謬

字之誤人。清儒校釋子書。已爲不少。然其字句之難通。文義之難解者尙多。故欲詳其師承之關係。時

代之狀況。作一極有系統之經濟思想史。其事甚難。

鑒理史料之方法。

韓非曰。「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

顯學一篇。

故研究古學。辨

別僞書。其事至要。辨別之道。要當覈本書中之事跡。文字。文體。思想。有無乖異。并與別書之相應者。錯

綜定之。庶能得其近真。然亦不可概論。章學誠曰。「古人著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學者推

衍變化。著於文詞。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爲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爲師說。孰爲徒說。」

文史通義

言公蓋古人爲書。多出於門人所記。不必成於一人。亦不必成於一時也。

古書原非疊鼎。由後人補亂者甚多。例如四子書史記諸

書故最

要之事。據確鑿。方爲定論。孤證片微。不足翻案。司馬光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

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

論風俗割子。

此風不獨宋人爲然。於今

猶烈。好學者誠宜惡絕。至審定既竟。更須理董。其法勤校勘。以求本子之訂正。通訓詁。以求古義之考

定。參證西說。以資會通。然三者須等齊勿偏。否則專精校詁。疏於貫通。必蹈漢儒瑣碎之轍。專明貫通。

不諳校詁。必犯宋儒空疏之弊。二者均不足言治學。又莊子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秋水篤國人研學。多不免此。或榮古而尊夏。或貴今而崇夷。其蔽雖反。害學則一。段玉裁曰。「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義理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經韻樓集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同其指雖偏。其意甚是。蓋科學所以成立。全恃客觀的研究精神。吾儕既以治史爲業。宜在保持其冷靜的頭腦。專務忠實介紹古人思想之真像。斷不容以己意增減其妍醜。尤不容以名實不相副之解釋。致讀者起幻蔽。此在百學皆然。而經濟思想一科。亦弗能例外也。

第二章 諸子思想之考原及其勃興之故

經濟思想究發生於何時。史缺有間矣。約之當與人類有生俱來。蓋人生而有欲。有欲則思所以滿足。因在物質方面。乃生衣食住收入支出等問題。而解決之方。雖在原始人類。亦必略加思慮。此種思慮之結果。卽經濟思想之源泉。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黎芻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民漸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史記貨殖傳。愚述吾國經濟思想史。卽取其義。以神農氏開宗。并稽諸子思想之淵源焉。

神農 易傳曰。「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斷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此爲吾國經濟史上一大進化。漢書藝文志。謂神農有書二十篇。按此書未必本人自作。然其中必有神農之遺言。惜今不傳。文子上義引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

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漢書晁錯傳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尸子曰。「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并耕而王。所以勸耕。」

太平御覽
皇王部引

此卽農家許

行之學所由出。管子揆度引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十倍之價。無倍稱之民。」此輕重斂散之法。卽法家計然李悝平糶之說所由出。

黃帝堯舜 孔子易傳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大佑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此爲吾國古代物質文明。臻於至極。

昔人稱黃帝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

呂氏春秋去亡篇引

又曰：「黃帝治天下，

別男女。異雌雄。明天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不夭。百官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不侵畔。漁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闢。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

淮南子覽冥訓

此卽道家經濟思想所自出。賈誼劉向并稱堯曰：

「吾加志於窮民。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

新書修政語說苑君道

此卽儒家經濟

思想所由出。

夏禹 漢書藝文志有大畜三十七篇。注傳言禹所作。賈誼書修政語稱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逸周書大聚引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又文傳引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又引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禍至無日矣。此卽墨家經濟思

想所由出。

古之道術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故孔北老南。對壘互峙。諸子百家。繼軌并作。如春雷一聲。萬綠齊茁於廣野。火山乍裂。熱石競飛於天外。此固由當時之政教所致。然經濟社會之劇變。亦有足促成者。夫由堯舜至於周初。由周初至於東遷。其間固劃然分爲數期。然其變遷之跡不甚著。而史傳亦不詳焉。獨至春秋戰國。實爲中國經濟社會劇變之期。班孟堅曰。『周室衰。禮法墜。諸侯刻鵠斗楹。大夫山節藻稅。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於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夷陵至乎桓文之後。禮儀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世取國者爲王公。鬻奪成家者爲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襁褐不完。哈菽飲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爲姦。』